

集部

皇清文穎卷十七

序

明史地理志序

張廷玉

自黄帝畫野置監唐虞分州建牧沿及三代下逮宋元廢興因革前史備矣明太祖奮起淮右首定金陵西克湖湘東兼吳會然後遣將北伐并山東收河南進取幽燕分軍四出芟除秦晉訖於嶺表最後削平巴蜀收復

滇南禹跡所奄盡入版圖近古以來所未有也洪武初
建都江表革元中書省以京畿應天諸府直隸京師後
乃盡革行中書省置十三布政使司分領天下府州縣
及羈縻諸司又置十五都指揮使司以領衛所番漢諸
軍其邊境海疆則增置行都指揮使司而於京師建五
軍都督府俾外都指揮使司各以其方附焉成祖定都
北京北倚羣山東臨滄海南面而臨天下乃以北平為
直隸又增設貴州交趾二布政使司 仁宣之際南交屢

叛旋復棄之外徼終明之世為直隸者二曰京師曰南京為布政使司者十三曰山東曰山西曰河南曰陜西曰四川曰湖廣曰浙江曰江西曰福建曰廣東曰廣西曰雲南曰貴州其分統之府百有四十州百九十有三縣千一百三十有八羈縻之府十有九州四十有七縣六編里六萬九千五百五十有六而兩京都督府分統都指揮使司十有六行都指揮使司五曰北平曰山西曰陜西曰四川曰福建留守司二所屬衛四百九十有

三所二千五百九十有三守禦千戶所三百一十有五又土官宣慰司十有一宣撫司十安撫司二十有二招討司一長官司一百六十有九蠻夷長官司五其邊陲要地稱重鎮者凡九曰遼東曰薊州曰宣府曰大同曰榆林曰寧夏曰甘肅曰太原曰固原皆分統衛所關堡環列兵戎綱維布置可謂深且固矣計明初封畧東起朝鮮西據土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磧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萬零九百四里自成祖棄大寧徙東

勝宣宗遷開平於獨石世宗時復棄哈密河套則東起遼海西至嘉峪南至瓊崖北抵雲朔東西萬餘里南北萬里其聲教所訖歲時納贄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羈屬者不在此數嗚呼盛矣論者謂交趾之棄未為失圖而開平近遷則守衛益薄雖置萬全都指揮使司不足以鎮服山後諸部故再傳而有土木之變然睿皇自以失律蒙塵非由經制未備景帝任賢才修守禦國步未移乘輿旋復由是觀之三衛者一隅之隘而無關大計也

審矣至其季世流寇首禍於西陲浸尋蔓延中原為之縻爛金湯之固不足以制土崩畛宇之廣不足以成犄角疆圉不戢於曩時形勝無虧於初盛而强弱懸殊興亡異數者天降喪亂昏椓内訌人事之乖而非地利之失也語曰在德不在險詎不信夫今考其升降之差沿革之故具著於篇作地理志

甲辰科會試錄序

張廷玉

欽惟我
皇上亶聰作后至治誠民運際中天文明炳蔚旁求俊乂惟日孜孜
御極初元特設鄉會恩科以廣樂育仍
命癸卯甲辰正科於次年舉行甚盛典也越雍正二年
秋八月會試禮部貢士臣奉
命偕臣軾暨臣敏臣貽直同主試事伏念臣世受

國恩躬蒙
殊眷崇階屢晉
寵渥逾涯元年兩與棘闈榮懼交并祇遵
聖訓幸免罪戾乃以兩年之内三秉文衡遭人臣不世之遇深恐無以仰副委任至意謹與諸臣共相戒勉晝夜搜閱得中式文若干卷復甄佳卷之限於額者進呈
欽定再取若干卷事既竣例當録文以獻臣謹拜手稽首言曰士不惟科名進取之為榮而遭時之足幸夫聖

帝明王曠世難遘彼唐虞之際百僚師濟野無遺賢成
周盛時菁莪棫樸之化行而卷阿鳴鳳之音繼作讀其
書者未嘗不流連感慕思一置身於其間逮數百千年
以來未有能躋登茲者豈非時之難得也歟
皇上以神靈首出之資當重熙累洽之運繼
聖祖仁皇帝壽考作人之盛恢道德之鴻規蓋唐虞三
代之治於今再見矣而多士得以其修之家者進而為
國家用千載一時其慶幸為何如也抑臣於多士更有

進者臣自元年與南宫之役至今僅十閱月耳今之取者其什之六七皆向所遺也諸生之文豈盡此姸而彼媸此工而彼拙臣之鑒又豈闇於前而明於後然而取舍殊而得失異者葢有數焉不可强也夫知得失之懸於數則今之得固可忻而向之失可無憾即今之未得者亦可以自安矣多士登朝服官異日顯晦升沈淹速遠近之致萬有不齊得失之數無以異於今日惟恪修厥職而安於義命庶不流於茍且不肖之歸而進之即可

為臯夔周召之佐臣亦藉以報稱萬一有餘榮焉

聖明在御如日中天奬賫肅清士習端謹多士既不敢以不正倖進而臣猶諄諄以守職安命相戒者感

聖主之遭逢以今日之時之難得而深望多士之始終一轍自勉而勿怠也

樂善堂全集序

鄂爾泰

善者一心之主宰萬化之根源事理會歸之極則也然非實有所樂乎此則見之不真信之不篤而其發為文章著為事業者終不能篤實輝光可傳於後世

皇四子寶親王性資純粹自幼為

聖祖仁皇帝所篤愛

特名育於宮中薰陶

德教

皇上切義方之訓廣延師保諮經稽史惟日孜孜所以
培養德性恢閎學識者既厚且深矣爾泰以封疆之臣
入參政事恭承
恩命獲侍
講筵竊見
皇子動容出辭温肅之氣具備偶聆議論則窮本探原
有經有緯未嘗不私慶
皇子秉元善之德而誠心體道不獨文學逈出乎尋常

也間出樂善堂文鈔若干卷以示開章二篇則曰立身以至誠為本讀書以明理為先此我

皇上御書以訓勉

皇子者而即首以命題所為念茲在茲以廸元德而會衆善者莫不基於此矣至於推闡經義尚論古人窮極事理辨析羣言實有特出之見超乎前賢思議之外其或敷揚功德吟咏性情可歌可誦使讀者忠孝悱惻之情油然而生蓋

皇子樂善之誠充積於中而英華外發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昌黎韓愈所謂原於仁義而其言藹如者於是集見之矣竊考六籍所載言善者甚詳而樂善一語獨發之孟子與道性善稱堯舜之旨更相表裏
皇子誠由斯集而充之明善以誠身本之心而驗之事則精一危微之訓上接列聖之心傳者莫不於此會其極而世際昇平太和翔洽皞皞焉各相感於至善之中而可以被之賡歌垂之簡册者其善為何如其樂又何

如也謹序

壬戌會試錄序

鄂爾泰

皇上御極之七年臣鄂爾泰恭承
丕命再主春官之試於時羣士之集都下者五千九百九十三人三塲畢糊名易書以達内簾者五千七十三卷臣敬偕副考同考諸臣殫心甄别錄定正榜三百一十九名明通榜六百九十名榜既揭例取義法尤合者鋟板以呈
御覽臣竊惟科舉之設葢倣有虞氏敷奏以言及周官

以三物賔興兼用六藝之遺意然后夔典樂必以直温寛栗為先鄉大夫興賢必以六德六行為本故後世設科取士詩賦論策皆不若制藝為得其宗葢使蒙士束髮受書即日誦五經四子之言則忠孝仁義之大原可以粗知其意至為文以代古聖賢人之語則其理之出入離合學之純駁淺深分寸毫釐不能自掩自揣摩之說起而實學衰凡鄉會試命題所不及者雖本經四書之傳注多置而不講其他經史子集葢有終其身而未

嘗一見者矣
世宗憲皇帝憫俗學之卑靡特頒
聖訓制義必以清真古雅為宗我
皇上引而伸之諄諭文以載道與政治相通宜務質實
而言有物
聖謨洋洋豈惟於制義之根源闡括無遺即古帝王典
學興賢之本意可以一貫之矣蓋必研極經書潛心傳
注明於理而後文能清真必博覯載籍挹取羣言優於

學而後文能古雅至於質實而言有物則必性質高明學有根柢濟於實用然後可庶幾焉故曰即末以操其本可八九得也臣別擇閱藝實持此以為繩墨權衡其盡合者雖不可多覯然必偏得其一端始收而錄之葢嘗鑒觀前代科舉所得之人才其能以清謹奉職者其文多修潔而安詳其能以猷畧濟時者其文多沉雄而閎達其能以忠貞抗節者其文多阜烈而光明所謂文以載道與政治相通者於斯可畧見矣臣之所未能自

慊者邇歲精力漸衰雖矻矻披覽而此心怦怦未免有屈抑英才之懼耳故因進試錄推原古今教學之源流明彰兩朝

聖主陶冶羣材之德意庶幾士之已進者爭自濯磨未遇者識所祈嚮而凡有職於文教者皆可以自審焉

學規類編序

蔡世遠

中丞儀封張先生以伊洛之傳開閩中正學仰體
皇上崇儒重道訓飭士子之意特設正誼堂於三山會
城手訂學規類編一書示學者以從入之方用功之要
書成命世遠序之因述先生之意而竊有言曰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大明孔子之道至孟子幾
息而復明孔子孟子之道至周程張朱久息而復益明
凡其循循啟廸皆使人復其性而已其要有三曰主敬

曰窮理曰力行不主敬則無私之體何以澄之不窮理則天下古今當然之則何以考之不力行則所謂道聽塗說而已何由有以復其性之本然哉明儒有言道學不明士子或趨於勢利或溺於詞章或流而入於禪學世遠竊以今世之病大半在於勢利詞章其後焉者也禪學又其後焉者也士子束髮受書凡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教其弟者不過拾科第取利禄為急務身心性命有如外物甚或攀緣趨附以為進身之階幸而得志

則以持祿固位肥身保家爲長策其有能卓然自立成一家之言足以垂不朽者有幾人哉宋之眘山明之北地詞章之雄者也雖其於道未能有聞然素所樹立類皆高自位置有所不爲豈肯與夫巳氏者决榮辱得失於夫夫之口哉今之以詞章自名而不雜於勢利者實未數數見故曰今世之病詞章其後焉者也宋朝當理學昌明之會周程張朱數君子比肩而起德性問學之功昭昭若揭於天壤學者有厭苦於格物窮理之煩者

倡為心學之說恃其超悟凌躐等級一以致虚立本為宗其弊不為佛氏明心見性之學不止是以有心斯道者起而攻之然其為人大都義利辨取與嚴出處正特以學術之差有以誤天下後世不能不急為辨耳今之人方且營營逐逐於外而無所止尚慮其流入為明心見性之學哉故曰禪學又其後焉者此也先生以一代醇儒當倡明絶學之任欲返禪學於道槩詞章以正而力起夫勢利者隱微深錮之病首刻是書尤為深切著

明學者苟能純主敬之功窮理力行以復其性之本然將歷聖相傳之道萬古猶一日也洛閩之學其復興乎

古文雅正序

蔡世遠

康熙乙未歲余自京師回閩家居數載評選歷代古文自漢至元約二百三十首子弟及門私自抄誦未敢以問世也雍正元年

特召入京與同志李君立侯張君季長參論考訂又是正之高安朱可亭先生追季長作令長洲取以授梓余因而序之曰是選也採之各家文集者若干卷採之二十一史者若干篇若漢魏之叢書文選文粹文苑文類

以及名臣奏議偶有所喜則登之文雖佳非有關於脩身經世之大者不録也言雖切而體裁不美備則賢哲格言不能盡載也其事則可法可傳其文則可歌可誦然後録之不及三傳檀弓者檀弓經也三傳雖傳經也不及戰國策者多機知害道之言也荀韓莊列不載者斥異學也嗚呼虛車之飾與犬羊之鞹交譏也不加體察躬行之功徒誇閎博雕鏤之用先儒之所羞稱也言不能以足志文不能以行遠亦大雅之所弗尚也措之

為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發之有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之美言為心聲辭尚體要斯集之所由選乎凡余所評論自寫心得不倫不次貽笑大方弗恤也名之曰雅正者其詞雅其理正也

皇五子奉
命祭告
闕里文廟序
蔡世遠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
孔子而集其成漢唐以來尊崇效法各致其隆至我
皇上而立其準心源契道法昭封五代以報功詣太學
而親享巍乎煥乎古未有也雍正八年九月重建
闕里文廟告成黃瓦畫棟悉倣

宮殿制度摶拊干戚鏄俎豆籩之

頒自上方

皇上御書碑文勒石垂之永久禮部奏請遣官祭告

上特重其典

詔皇五子承命以行世遠與

皇子晨夕相講論者八年於此矣可無一言以敬獻乎

大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希賢聖而則古先

皇子平日之澡浴者然也茲奉

君父之命以往未事之先蠲潔其心志儼恪其身容齊

肅有加焉入

聖人之里遊

聖人之門仰瞻大成殿大成門

皇上之御筆也門曰聖時曰弘道

皇上之所手定也瞻

聖人之像貌盥薦奠斝明禋拜稽如睹其溫良恭儉讓

之休也如聆其金聲玉振之範也如親其博文約禮之

教也共祀一堂及兩廡者為四配為十一哲為七十二子為漢唐以來諸儒示我周行如臨師保顏子之克己子路之喜聞過孟子之集義皆可師也漢儒之傳經宋儒之體道皆可誦而可法也先哲後賢内聖外王其揆一也

皇子念之哉禮畢謁

孔林如泰安州祀事泰山夫

孔子之道猶泰山然登泰山之巔必由泰山之麓精義

入神必始於敦倫體信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孝弟其至近而可循者乎曾子傳一貫之旨以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其至切而有要者乎此與登山之說何異

皇子念之哉肅將

君命祇謁

聖居近取諸身心道行於家庭對越昭事罔有斁焉此之謂有恪此之謂受福此之謂敬

親比之謂法

聖

廣西通志序

李紱

地必有志所以大一統徵文獻備王會之盛而尊朝廷也其事甚難僻遠則尤難廣西在嶺以南禹跡所不至然南交之宅首見於虞書堯山舜祠在焉通冠裳不可謂不久陳祭酒父子起蒼梧治春秋請立左氏學文章爛然江以南著述未有先於廣西者也顧其地雜猺獞狑狼土府州縣峝砦與流官相半號為難治自秦史祿鑿靈渠導湘灕二水始開其地戍卒旋殲漢罷朱厓至

馬新息而後安唐啓南服設總管頒鎮定至宋儂氏之亂邕筦以北守土率棄城走有明藤峽之役韓襄毅稱偉績田州岑猛衆至十萬合楚粵師數歲莫定起王文成於家始撫定其衆併破八排磨崖紀勲伐其難治若此故唐虞以來三四千年而文物未能擬於上國山川磅礴欝積之氣固必待至盛之時而後開也我

國家威德之廣超越三古

世祖皇帝一統海宇

聖祖皇帝深仁厚澤六十餘年朔南暨訖三代以來所未有今
皇上聖明繼述道一風同自
國初至今垂百年廣西無枹鼓之警寅卯之亂吳耿逆
命蔓延南土廣西處其中傅將軍弘烈以戍卒一呼九郡響應較滇閩首先反正則其沐浴於
聖化也深矣雍正二年余奉
簡命撫茲土宣揚

帝德與民人更始闢書院訓課諸生多士彬彬幾與鄒
魯等念山川風氣應
昌明之運光天之下蠻烟瘴雨氛消沴息今之廣西非
昔之廣西也考文徵獻以備
王會一統之盛典時乎其不在茲乎廣西有志始於吾
鄉先達周晢學孟中繼之者南海黄公佐其書並亾今
存者前巡撫定州郝公浴所修兵燹之餘粗具崖畧而
已因走伻載家所蔵書三千餘部延友蒐纂以諸史

為宗政事之餘親加商榷别立凡例山川風土沿革建置刋正譌誤數百條鄉賢增十之五名宦增十之七藝文增十之九藁方脫旋奉總督直隷之命乃以校刋屬按察使甘君君以名進士起家欒觀厥成明年有詔命君撫廣西君為之益力比秋來告曰書成矣願序其端因書其緣起以見山川風氣之盛待聖明之時而後大顯蓋誠有時焉而非偶然也

壬戌會試錄後序

汪由敦

聖天子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興賢育才聲教四訖顲俊賔興之典以時舉行乾隆七年歲在壬戌貢士之集禮部者五千餘人

皇上特命大學士伯臣鄂爾泰尚書臣劉吳龍主試事臣由敦偕副都御史臣仲永檀副馬既竣事得士如

欽定之額循例録文二十二篇恭進

御覽臣竊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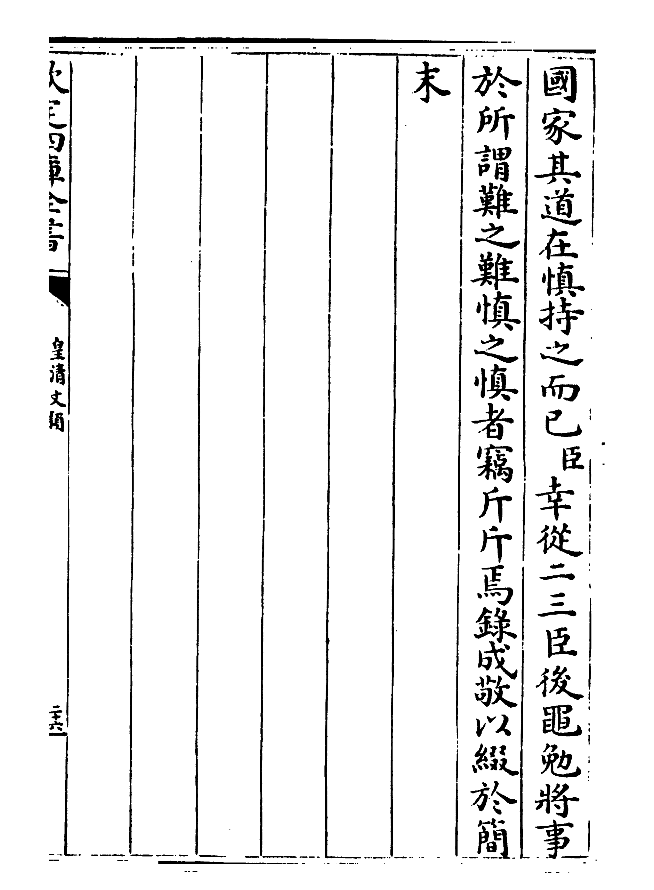
國家旁招俊乂布列庶位進士實為高選是故甄於庠序貢於鄉會於春官程之以三試嚴之以糊名易書與是選者

臨軒而親策之最其甲乙而授之職凡為是委曲繁重以肅登進之途者非故為難也重其選則取之不得不嚴取之嚴則辨之不得不審夫將起草茅而縻以爵禄政事之是圖民生休戚是寄安得而不難諸安得而不慎諸承是役者工以念

聖朝作人之德化如是其厚也求才如是其誠也異日之任用如是其優也下以念多士之踴躍功名思挾所有以自效又如是其迫也斤斤於去取之際毫釐之末慊則仰無以副

簡任而俯無以對多士且臣聞之文章關乎氣運持風會於全盛之日視起衰為尤難光嶽氣完人才輩出智能瓌異之士百出其心思才力以角一日之長而或橫溢而不衷於度或尋虛逐微而不當於理其新可喜其

怪可愕為所眩而不之察慕效者以是為詭遇之捷徑
旁騖而不可止偽體流傳經術之蠹也風會所趨歸其
責於衡鑒之不審其奚所辭咎我
列祖教澤涵濡重熙累洽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慶霄在上萬物五
色郁郁乎文明全盛之會倬彼雲漢昭回於天周文公
所為歌棫樸也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召
康公所為頌卷阿也求賢用吉士用勱相我



國家其道在慎持之而已臣幸從二三臣後黽勉將事於所謂難之難慎之慎者竊斤斤焉錄成敬以綴於簡末

明史功臣表序

汪由敦

自昔帝王受命驅策羣力以有天下迨區宇既寧疇庸論功列爵崇報一時攀鱗附翼之士奮起兜牟之中剖符析珪爰及苗裔德意厚矣唐宋以來稍異曩制房喬遂勢首讓世封是以英衛子孫齒於皁隸而宋代勳階祇崇虛號祖孫父子各擬名邦初無世及之文非復承家之舊至明祖開基乃曠然復古凡熊羆之宿將帷幄之謀臣生著號而沒襲封茅土之頒殆逾百數馴及季

年黨獄蔓延剗削芟殊存者不及三四然觀鐵榜所列訓誡之辭則河山之誓白馬之盟初意固不其然高危滿溢亦其自取焉耳乃若文皇羌靖難之勞英宗懋奪門之賞跡參佐命籍次元功以視開國諸臣亦曷可同年而語乎世宗中葉開册府之舊藏修繼絶之墜典於是鄂曹衛信之裔復列徹侯延其世緒天下翕然歸厚雖宋穎韓淇終於勦絶而自餘推誠宣力名載丹書者奕葉貂蟬保守禄位典宿衛領京營鎮陪京督漕運寄

隆方岳階晉公孫家分典瑞之榮朝無酎金之罰較諸
西京世胄殆將過之今考其襲替歲月見於實錄者作
功臣表以與紀傳相表裏或牴牾散軼時世無可考稽
則畧而不書固史氏闕文之義云耳

明史儒林傳序

汪由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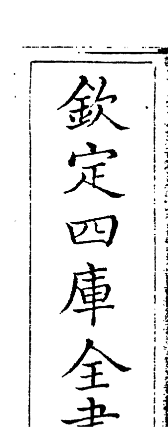
粤自司馬遷班固創述儒林著漢興諸儒修明經義之由朝廷廣厲學官之路與一代政治相表裏後史沿其體製士之抱遺經以相授受者雖無他事業率類次為編宋史判道學儒林為二以明伊雒淵源上承洙泗儒宗統緒莫正於是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鉅是以載籍雖繁莫可廢也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當干戈搶攘之時所至徵名耆儒講論道德修明治術興起教化煥乎

成一代之宏規雖天亶英姿而諸儒之功不爲無助也
制科取士一以經義爲先網羅碩學嗣世承平文教特
盛大臣以文學登用者林立朝右而英宗之世河東薛
瑄以醇儒預機政雖弗究於用其清修篤學海内宗焉
吳與弼以名儒被薦天子修幣聘之殊禮前席延見想
望風采而譽隆於實詬誶叢滋自是積重甲科儒風少
替白沙而後曠典缺如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
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

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徧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敎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要之有明諸儒衍伊雒之緒言探性命之奧旨錙銖或爽遂啟岐趨襲謬承譌指歸彌遠至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二百七十餘年間未聞以此名家者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

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今差別其人準前史例作儒林傳有事功可見列於正傳者茲不復及其先聖先賢後裔明代亟為表章衍聖列爵上公與國終始其他簪纓逢掖奕葉承恩亦儒林盛事也考其原始別自為篇附諸末簡以備一代之故云

皇清文頴卷十七



詳校官檢討臣

主事銜臣徐

覆校

校對

謄

旨

皇清文頴卷十八 九

集部

朱依炅

以坤覆勘

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范宜勸

皇清文頴卷十八

記

宗學記

果毅親王允禮

粤稽唐虞以元德顯功垂光奕世號稱元愷者皆高陽高辛之世冑及周文武謨烈光昭左右承弼之臣勲在王室紀於太常半出宗姓成康之際以六卿上兼三公者僅六人而姬姓居其五見於春秋内外傳者若子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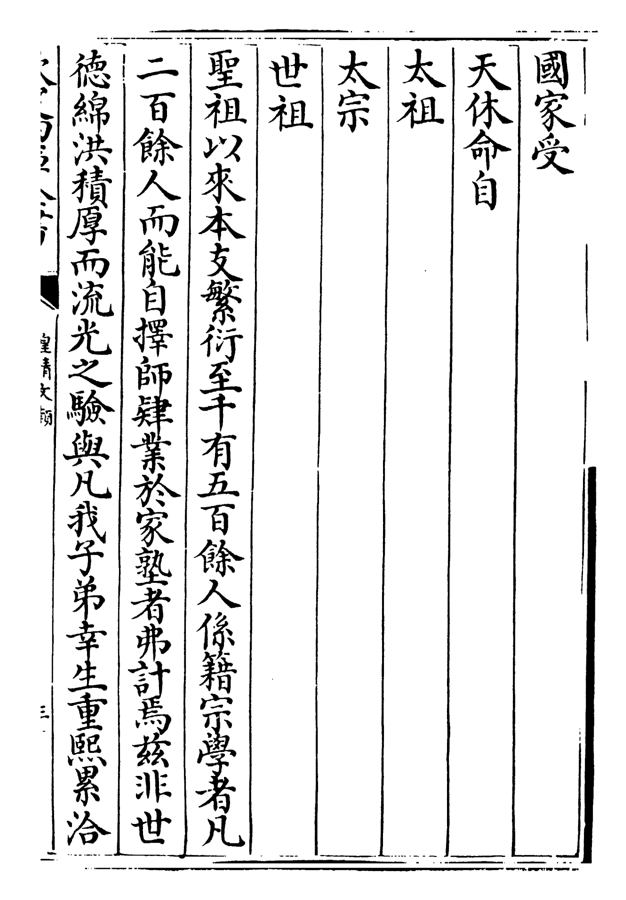
若國僑若羊舌肸若季札髙世之賢大抵多周裔也葢世運之隆賢者多生於上豈惟陰陽五行之秀氣所藴鍾者異哉其觀感於皇極漸摩於教化牖廸於師友者既非士庶所得同且憑託世業俯仰寛然無衣食之計以累其心無蕞細之事以分其日力其務學也專其成材也易故性資傑出者所蓄尤深閎而博逺也我

皇上聖德天縱通貫三才

躬履至道以為大小臣工中外士民之表儀敷天之下

莫不翕然從化重
念我宗室子弟尤教育所宜先
特諭立東西二學於禁城之左右自王公庶位以及凡
有屬籍者其子弟願學則入焉即周官立學於虎門之
外以教國子弟之義也伏讀
聖制以勸學興行諄諄戒勉務明於禮義廉恥之根源
即洪範所稱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也立教
之方以遠惡從善為本而稽經諏史以及學書習射具

有程式即師氏保氏所掌三德三行六藝之遺教也曰有講授月有課春秋有試五年大比髙等量材授官下者申教三年歴十有一年再試而無改焉然後屏之學而歸其家使族長保受之即鄉大夫興賢興能簡不帥教者之法也典教之官其正其貳皆取諸宗室非學優行敦者不與分局而教者亦如之或選於羣士或擇於諸司復董之以翰林侍從即大司樂所掌之學政必有道者有德者乃任以教事是也我



國家受
天休命自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以來本支繁衍至千有五百餘人係籍宗學者凡
二百餘人而能自擇師肄業於家塾者弗計焉玆非世
德綿洪積厚而流光之驗與凡我子弟幸生重熙累洽

之餘蔭賴先業俯仰寛然身心無累羣萃於髙軒廣厦之中請業有師講習得朋書冊紙墨之需食飲膏火之費皆取足於官中不索而自得之於斯時也尚不能恭承

聖主敦敘宗親陶冶曲成之至意而玩日愒時自安於游惰尚何以歸對其父兄而自託於朋齒乎歳秋八月余蒙

恩領宗正事凡春秋校試及五年大比實主其高下黜

陟故列序科條而究宣其義使學正以下與聞教事者具知所法守而我子弟益興感於
祖宗積累之深
聖主教思之切是訓是行日有孜孜苟非下材皆可謹身寡過以自効于百司庶府之間而資性傑出者材達德成將有如古人之可紀者焉俾海內嚮慕以為近
天子之光而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以為中外臣民倡者自我宗室子弟始則余亦得藉手以仰答我

皇上委任責成之重也夫

刈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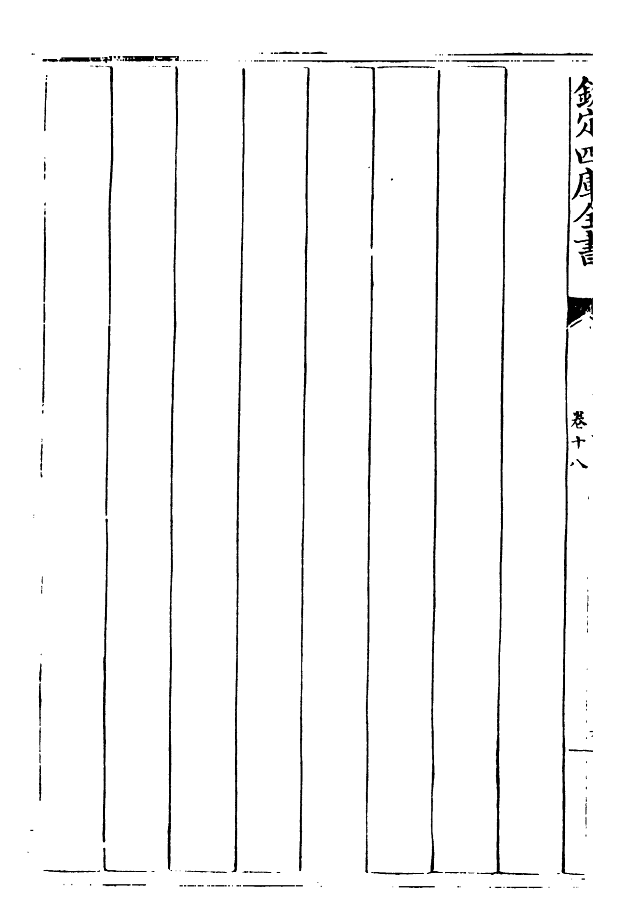
誠隱郡王允祉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故無逸首稱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也百穀俱於秋成惟麥熟於仲夏而自江以北賴以為生者猶江南之重稻也

皇父避暑塞北山莊遊豫之暇寓目農功每種穀麥稻黍於亭榭之旁或引山溪以溉田或因地勢而為洫一耕一耨皆親臨觀焉乙未之歲自春入夏澍雨應時祥風協律況兼山川衍沃土脉肥饒所藝諸田日見豐茂

而隴麥日至之時皆成熟矣於是
命駕中田躬臨刈穫視其本則實苞實褒足徵人事之
具脩觀其實則兩岐三穗益信天休之滋至
天顔樂之蓋樂天下之豐亨皆如此麥也天下臣民之
樂惟在飽食煖衣而
皇父之樂以天下臣民皆得飽煖為樂是合天下之樂
而樂抑何大焉書曰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
考厥長用孝養厥父母詩曰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

眉壽此皆古人服勞奉養家庭歡樂之謂也臣等幸際
昇平位叨屏翰每序天倫之樂時聆
庭訓之傳正宜勵志詩書怡情翰墨逢吉日佳時而優
游於熙皡之域是又臣等之樂也今覩
君父之樂而知此樂之大惟願仰蒙
君父之樂而樂則樂亦共永於無窮焉爾



讀書齋記

葉方藹

予以癸卯十月復補國史院編脩僦居順城門外老屋三楹稍葺治之以其西一楹貯書數千卷而名之曰讀書齋予官號無事平時上直辰入巳出旣性踈拙酬應俱絕因得偃仰休息手披口誦乎其閒意忻忻也嘗念皇清興二十載武功之被薄海內外罔不震疊翕乎盛矣而禮樂制度在廷之臣尚未有所稱述以恢弘國家之規模又慮

天子一旦開明堂臨辟雝搜三代之文訪六藝之旨或令羣臣論撰

祖宗功德與詩書相並作為歌頌薦之郊廟而園顧中外無有起而應

詔者此亦學士大夫之羞而吾徒之憂也昔人謂漢承秦之後以文帝之恭儉謙讓武帝之雄才大畧皆不能因時改創以更化善俗成郅隆之治獨幸其臣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之徒前後崛起稱先王道古昔雖其言

不盡施行然至今誦其書想見其時以為商周而下言文明者莫與漢比吾於是知開代之主崇文右儒非粉飾太平之具也蓋褒衣博帶之士不可一日不立於朝久矣夫士束髮就傅即思讀書纘言卓然有以自見矧予早竊
國恩叨列侍從官以文學為名其又將何以自諉耶然則予之盡心於此匪獨從吾所好庶幾他日僥倖有成竭其駑鈍少備

興朝之驅使俾後之傳儒林者獲挂名其中而不使聖代有無一士之誚此區區之志也嗟乎賢公卿在上比肩賢士在下比肩皆不之憂而予獨鰓鰓焉憂之斯言也予即不自以為謾世其眞以為謾焉爾矣

潼關樓刻詩記　　湯斌

潼關古桃林地也太華峙其西崤函踞其東秦山迴合萬峯刺天河渭屈盤千壑奔會崖谷崗嶺環抱叢倚道路狹峻車馬如束真天造奇險為秦閫閾且南控武關之隘北扼蒲津之阻握函夏之樞紐鎖川隴於堂奧漢唐以來莫不倚為巨鎮以資藩屏兵火之後城垣圮傾樓櫓半缺廢址荒煙過者為之躊躇而悽愴順治十三年斌奉

命飭兵兹土自顧庸菲不足當斯重寄恒惴惴自恐仰

賴

朝廷德威遐被數千里外如在

輦轂之下故承乏三年兵强吏馴士習民安乃謀寮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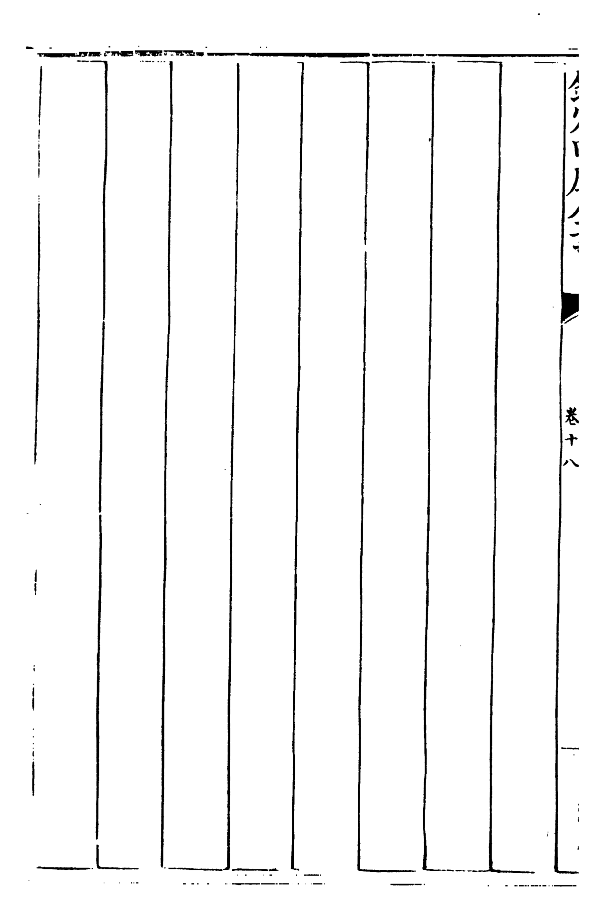
重建城樓貲皆蠲俸役罔妨農工既成集古人過關題

詠之詞自唐明皇以下凡一帝十有八人為詩二十九

首刻於東門樓壁嗚呼當明皇停鑾關上與侍從唱和

其時君臣樂豫海寓清寧登高蹦岱勒石銘功可謂極

盛未幾而漁陽變起雄師告潰關塞失守六龍西幸豈山河之險不足恃與抑成敗之故皆自於人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吳起曰在德不在險有國家者脩德以懷遠和人以守國則雍容樽俎偃戈休甲彼放牛歸馬之盛此非其故墟哉後之君子登斯樓也眺山川之雄勝覽昔人之詠歌古今興衰之感制治保邦之要亦可以慨然而思矣



重脩蘇州府儒學碑記　　湯斌

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

天子以治定功成行古廵狩之禮冬十月

車駕至蘇州詢問民俗告誡有司還至曲阜祭

先聖廟拜獻之儀視前代有加親灑

宸翰題其廟額詔天下脩葺學宮頒賜

御書海内蒸蒸罔不從乂斌時奉

命撫吳祇謁廟學見殿廡門垣日就頹弛明倫堂岌岌

欲傾慮無以仰承

聖天子興學重道之意受事方新未遑興作明年二月

鐲俸倡始藩臬庶僚飭材鳩工邑勉襄事柰棟櫨桷楹

礎之殘缺者易之丹雘髹漆之漫漶者新之祠齋庖庫

之久廢者興之締構堅貞典制具備泮水疏通遠接太

湖松檜椅桐之屬種植千本閱十月而訖工於是躬率

僚屬行釋菜禮定期講學於堂諸生執經問業遠近咸

集又明年三月祗奉輔導

東宮之命瀕行進諸生而告之曰此地自范文正公建學胡安定立教於今六百餘年矣名卿巨儒項背相望諸生肄業於斯其所以紹述先哲仰答
天子作人雅意者果安在乎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說相承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器數之目刪定傳授之旨猶存十一於千百且其時選舉不以詞章通經學古之士皆得上聞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

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經術之効也其後虛無寂滅之說盛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矣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闡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絶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歟宋史學道儒林釐為二傳葢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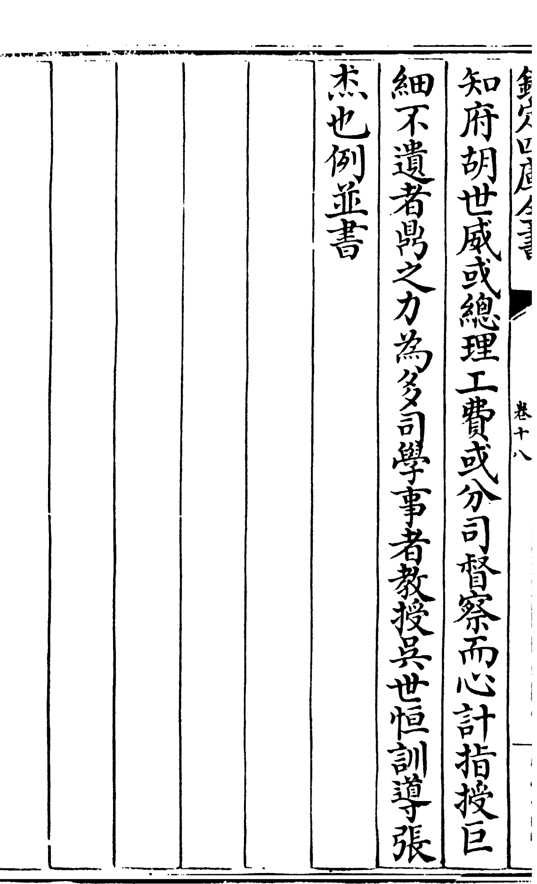
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遺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禰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柱史而戶天竺世道之所以衰也今

聖朝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向矣吾恐朝廷以實求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騖乎其名而致力於其實則亦曰躬行而已矣故學者必先明義利之界

謹誠偽之關則貧富貴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劃然也造次顛沛生死禍福之間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為枉尺直尋之事毋作捷徑苟得之謀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方毋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時可間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為議論自能息邪距詖而鄉愿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為政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為真經學其斯為真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為譁世

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為二事即誦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當文正公時中庸猶雜戴記中公獨舉以授橫渠則公之深於經學可知矣安定之教以經義為本當時太學取以為法宋世人才之盛實基於此諸生為鄉邦後進來遊來觀其亦有所興起乎蘇郡人文實四方所則效也所以佐成

聖朝之治化者予實有厚望焉諸生請書其言為記斯役也江蘇布政使章欽文蘇松督糧道副使劉鼎蘇州



知府胡世威或總理工費或分司督察而心計指授巨細不遺者畢之力為多司學事者教授吳世恒訓導張杰也例並書

睢州移建廟學碑記

湯斌

睢州儒學舊在北城濯錦池上明末黃河決城遂淪於水有司權奉先師主於南城民舍地甚湫隘殿廡之制不備堂齋皆缺諸生無所肄業屢議改建以財用匱乏莫有毅然任其事者康熙十年知州事程公始至慮無以興學育材仰承

朝廷德意期年政通事簡乃相廟東有地據岡面陽水環如璧羣情咸合州之薦紳諸生量力捐助先建大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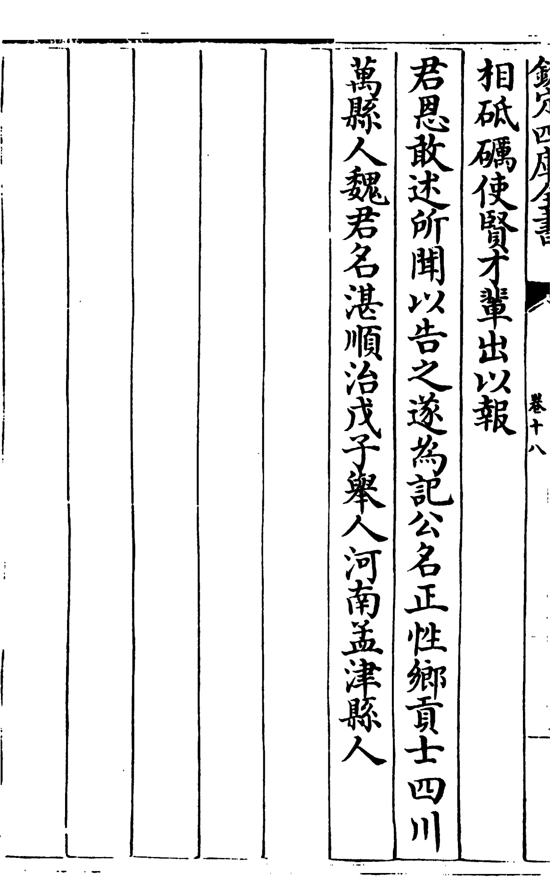
次及兩廡戟門櫺星門各如制明倫有堂啟聖名宦鄉賢有祠樹以崇坊繚以周垣位序丹雘應圖合禮其相規制稽出納久而不懈者學正魏君也既訖工公率鄉大夫士行釋菜禮而屬余為記余不獲辭乃言曰脩學有司職也諸生之遊於斯者亦思所以為學而求進於古人之道乎抑徒飾文辭溺訓詁冀苟得利禄以夸耀一時已乎夫

朝廷廟學並建固期學者以聖賢為宗也夫聖賢之學

其要存心而已存心者存天理而已微而不睹不聞顯而人倫日用皆天理所在也堯舜禹之相授受必致辨於人心道心之危微孔子十五志學至七十始從心所欲不踰矩然則聖人之異於人者惟在朝乾夕惕自强不息遂至與天為一耳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以及顏曾思孟諸大賢時至事起功業各不相同而其深憂大懼不得已之心則千古一揆也是以行無轍迹言無倣效總以此心純一粹白相證於於穆

之表而非從勲業文章一一較論也濂洛關閩以來大儒相繼輩出風會所值指授各殊而道本於心先後若一學者不體驗於性情踐履與古人相見於精神心術之間則為巳功錬屋漏難慊即著書滿家於道無當也惟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而體用具於吾心存養省察交致其功信顯微之無間悟知行之合一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藴之為天德發之為王道此學問之極功而尊信聖人之實事

也然有難言者正學不講俗痼日深利慾之根難斷巧
偽之術益工苟非秉本體之偶露急加體認擴充之力
如火始然泉始達悠悠玩愒歲月幾何轉眼遲暮蹻跖
同歸大禹之所以惜寸陰而尚書有取於若藥瞑眩豈
不以此歟若曰吾志在於科名惟事揣摩帖括他不暇
計焉是視聖賢六經祇為富貴利達之資異日備
朝廷任使安能秉道絶欺憂國奉公不幾負
朝廷建學立廟之意乎余鄉人也誠願與鄉之後進互



相砥礪使賢才輩出以報

君恩敢述所聞以告之遂為記公名正性鄉貢士四川

萬縣人魏君名湛順治戊子舉人河南孟津縣人

嵩陽書院記

湯斌

嵩陽書院在登封縣城北建自五代宋初與睢陽白鹿岳麓號四大書院其地負嵩面潁左右少室箕山諸峯秀矗雲表中天清淑之氣於是焉萃至道中賜九經子史置校官生徒至數百人稱最盛二程子嘗講學於此後人因為建祠明末兵亂傾圮殆盡

國朝崇儒右文知縣事黄州葉侯封建堂三楹祀二程朱子而以地隣崇福宮凡宋臣之帶崇福宮銜者皆祀

之葉侯既遷京職邑人大名兵備副使逸菴耿先生介家居講學以程朱為道統所宗不當與諸賢列復蠲貲建堂三楹遷主崇祀又作講堂三楹顏曰麗澤旁署兩齋曰博約曰敬義書舍若干楹庖湢門垣具備自康熙十八年春至次年秋訖工知縣事長洲張侯壎以興起斯文為任月吉講學課藝其中多士彬彬向風逸菴作書屬余為記余適忝乏史局方恨不得從事几席與聞緒論其何敢辭然逸菴之意豈欲余記營建歲月而已

乎或欲有言以告多士也竊以孔子教人之書莫詳於論語當時及門稱顏子為好學嘗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所記不過問仁問為邦二章而已然天德王道備矣顏子謂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今他無可考即二章思之意者虞夏商周之禮樂制度即所謂博文而克已復禮之訓即所謂約禮與特學有體用閒有先後耳中庸言明善誠身而列其目亦自博學審問始孔子言知不廢多聞多見而語子貢以一貫則又以多學而識之

者為非其所以一貫之旨終隱而不發即與門弟子言求仁之方為仁之要多矣而仁之體則罕言也豈聖人之過為隱與及讀易乾卦彖傳與中庸首章而後知道之大原莫明於斯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仁者天道之元也知天人同原則知吾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無間民胞物與之念油然而生而戒慎恐懼自不容已故程子謂學者須先識仁以此也然仁之為體非可口傳耳授也在人之默識耳孔子自十五志學至能立不惑

五十而後知天命也以大聖人而若此則知命亦難矣今之講學者聚數十百人於堂而語之曰天命云何心性云何將大本大原皆爲口耳影響之談學者於俄頃之閒與聞性道之祕其不至作光景玩弄視詩書爲糟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爲粗迹也幾希矣斯亦講學者之過也夫道無所謂高遠也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精粗本末無二致也孔子語顏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而語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聖人與上智中材所言皆不越是盖以天命流行不外動容周旋而子臣弟友即可上達天德所謂無行不與者此也所謂知我其天者此也今功利詞章舉業技藝之習陷溺人心士子窮年矻矻志在利祿名譽而天之所與我者茫然也是其學迥非聖人之學矣夫中庸之博學將以篤行也顔子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大易之窮理將以盡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脩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

為窮理未免沉溺迹象既支離而無本離事物以言致
知又近於墮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
深偶爾虛見未為真得非默識本體誠敬存之綿綿密
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間故曰苟不至德
至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逸菴之學以主敬為宗以
體天理為要可謂得程朱正旨矣吾懼學者之易視之
也故因記書院而詳言之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焉張侯
明經起家治行多可紀於逸菴相與有成尤足嘉也吾

又懼來者之不能繼故備書之以告後之君子

遊遼陽千頂山記

張玉書

康熙二十一年歲在壬戌海寓削平慶典具舉春三月

車駕至

盛京告成功於

列祖

三陵畢謁

巡涖邊塞

特敕扈

蹕部院諸臣留都祇候臣玉書叨與侍從自

興京奉

命返鑾時日休暇將徧歷州邑諏訪舊聞會積雨中阻不獲遠涉遼陽城南五十里為千頂山迤邐盤亙夙擅奇勝望後十日持襆被杖策以行比過遼城獲覩

太祖高皇帝駐師築壘據河克敵之遺蹟又延問故老得年八十以上者二人指述舊事尤詳越宿冒雨入山既至風日開霽恣覽縱陟往返凡八日山多奇峯巑岏

稠疊不可指屈故名千頂僧寺最著者五曰祖越龍泉中會大安香巖志無紀載或曰唐貞觀中征高麗曾駐軍於此語多附會據元皇慶中直學士陳景元撰僧雪庵塔記言僧自豎巫閭駐錫大安後移居鴨綠江復還香巖具有異蹟今香巖寺西有雪庵塔而諸山所傳名勝亦往往以雪庵著則五寺舊址雖不可考而其創建在元以前興起在皇慶以後亦可信已夫遼陽為

國家肇基重地

陵宮相望百有餘里此山蟺蜒瑰異媲之往代當在東都瀍澗西京霸杜之間而闗塞遼遠輪蹄罕及致使靈峯鷲嶺鬱而不彰臣玉書來遊來觀欣嘆希覯隨即所至用志梗概山不勝紀仍以五寺繫焉循遼城而南里許山色凝碧蘺落類江左至八里村有棃數百株雨後吹白如雪踰石門度七嶺東南行為湯泉泉近濁可滌不可飲也入山經邢崖徑路逼仄萬峯回互鳥鳴樹底雜卉翁翳棃最盛彌漫溪谷七八里不絶過南塔有官

亭遺址勝國時將吏宴游休暇之地又數武至祖越寺寺環山而搆面俯背倚左右拱揖高輙數百仞巒岩洞石各各肖形有神人仙佛蓮月盂鉢螺髻獅象之屬惜無高人勝流持擇評品雖稱名近鄙仍而不變也由寺東緣磴而上脫帽杖藜盤礴沙礫數百步得巨石石形如九圜徑以丈許兀踞峯頂淩虛聳特不欹不仄石上為松坡為石佛崖為羅漢洞洞對峙曰振衣岡磨崖大書蒼潤可愛名氏已蕪蝕畧見彷彿而已又里許歷危

磴數百級至巔鑿壁為斗室顏曰無梁昔有老僧精梵律者常棲宿其地他僧處之或觸鬼物或虎嘯於側中夜惴慄輒擕軍持而下僧浩然云自祖越折而西可五百步兩崖夾峙劃然如門既入泉流潨激泠泠如擽石琴瀏流而上一徑盤紆古木間植達龍泉寺聞粥鼓聲與泉聲應而軥輈鳥語雜沓其中泉出寺後彌勒峯峯左有石洞方幅數尺珠光噴湧穿澗而溢寺僧截木承之刳腹類竹引入牖下有若懸溜凡祖越所見西壯諸

峯皆在寺東峯勢詭異險幻正側殊狀遊者心目駭蕩不諦視不能辨也寺延袤僅數畝其築室架壑皆依山偃仰有清越環映之致故山徑峭窄而取境特奇寺為故相國范文肅公舊遊地其子忠貞公所書字存藏經閣中寺僧寶而藏之出以示客結搆嚴冷如見其人龍泉距中會不十里山徑曠衍林隩暢蔚虎跡交錯竟日無行人晨興循龍泉東麓折而南有牝鹿十數注坂徐下僧曰此鹿就飲溪澗水耳畋獵罕至故與人狎然時

墮虎口至中會寺寺前為水閣方廣半畝夏秋之交霪潦演溢九峪之水滙注於下閣因是得名其盛時水石交映禽鳴漁沫頗極登臨瞻眺之勝今閣久廢僅存石址而水勢亦湮塞尋所謂九峪水故道無識其源流者可為太息中會在五寺為簡寂禪宇剥落無復舊觀僧恥若遼陽人有學行築室數楹書史盈案龍泉西南諸山皆倚室東隅而松㟏峯西峙與粥魚庵故址相望嵐氣環匝視靜而聽遠坐移時窅然深也出中會行十里

許草樹蒙密溪流鏘然水穿石中時露時伏是為大安寺山趾又里許徑路盤紆下馬拾級而上行五百餘步徑漸平復騎距寺半里許奇峯疊嶂聳出雲表如立如踞如拱如戴孤挺峭厲䇿去地數十尺寺枕山之中前俯後仰萬象盤鬱入寺憩五峯丈室閣鈴松韻時發異響坐久之邀兩僧導游人授一藤杖循百佛堂過薜荔至瓔珞峯峯突兀無梯滕行而上有泉出石旁如盎既下入萬松林逶迤里許隱蔽日月野卉數十本色丹而

妍錯互於古松之陰幽麗特甚自此山益奇徑益偪沙礫雜糅積葉盈數尺怪石怒攫下視無際心𢥞然而危乃令兩僧前挈後掖策杖其中同行七人穿叢莽排株朽纍纍然趾背之相錯也行十餘里至羅漢洞洞深五六丈懸崖後阻巉壁對峙有明嘉靖中華學士察題石出洞口折而西遥望石穴如牖為雲封洞背雲封過馬蹄嶼當衆山之中南面通明壮俯中會若襟帶然又百餘步經石門渡嶺天風乍起山木盡號仰睇仙人臺一

峯斗絶空際疑不可即循磴道徐上約數十尋至臺趾左深潭右絶壁環顧諸山盡在肘腋之下臺距趾二丈許上布石枰柳柳州記仙奕山庶幾似之而其矗立萬仞之巔崚嶒奇詭飛鳥垂翼虎豹却顧海内諸山所罕覯也此峯居大安中會香巖之間山脈之所薈萃故遊大安者指為盡境折而下則去香巖為近於時夕陽在山陰氣慘肅不及還大安遂尋香巖而西距仙人臺二百步有徑東南行孤峯旁突為觀音閣閣久廢而其地

特勝衆山環列蒼靄畢會蔚然巨觀又東為夾峯元僧雪庵棲息之地峯下為洞洞口正黒傾亞不能措手足捫一穴僅容膝兩石離立横木其中背石履木下見深塹側身而入攀穴而出極山行之險甫出穴復對立一峯架木為梁濶僅踰尺引絙乃度夾峯之名以此峯頂有巨石有古屋有斷碑峯外道絶仍觸險出洞口歴鸜鵒石雨花臺循錦繍坡至香巖日已瞑矣僧言深夜常聞虎嘯繞佛閣數匝而去遂墐戶就宿曉起捫石碑得

元直學士陳景元撰雪庵塔記碑覆土中百餘年掘土得之苔蘚瘢胝雜以塵垢字畫漫漶不可辨强起衆僧鉤剔滌除纎翳盡去所刓缺者纔七八字文載雪庵始末甚詳字體亦遒潤諸寺碑版之文此居第一由山後循舊徑度嶺又尋别峯東過雙井撫朝陽寺碣折入松林經大安而返千頂勝概以大安為最而山徑奇特實在香巖大安交會之介以道出諸山之背邃奥深隱故多見側勢登覽者憚其僻遠往往避險而就夷皆未能

窮極茲山之勝者也

重脩東林書院記

熊賜履

東林宋儒楊龜山先生論學處也明神廟時梁谿高景逸顧涇陽二先生倡道東南遂因其舊址構為書院偕同志講肄其中四方之士多歸之於是東林之名滿天下天啟中魏璫煽虐大誅戮海内正人特指東林為黨籍書院以燬及璫敗有旨脩復而喪亂之餘傾圮如故僅道南一祠頽然涼烟衰草閒而已今

天子隆重師儒崇奬道術近

特允言官請

詔各直省營建書院為士子觀摩地於是景逸先生之從孫節培集里中戚友申請於有司庀材鳩工廣行購募越期月而落成講堂學舍規制悉備諸生以時誦習不異曩時節培乃走書至金陵屬予為文以紀其事予葢俯仰今昔而不勝世道升降之感也從來書院之設本與學校相表裏晚近以來往往以講學之故致干時君時相之怒嗚呼此何為者也夫學也者學為聖學為

賢也講也者講明所以為聖為賢之理俾知所從事也因其迹以考其心豈非宇宙之常經人生之切務而君師天下者之所樂聞而亟許之者乎乃或者從而嫉惡之至設為厲禁焉禁之不已遂不惮誅夷殛竄之加以流毒於當世嗚呼此果何為者也粤自削跡伐木而後吾黨之禍一見於宋紹聖再見於慶元嘉泰之間迨至前代熹宗之世而其禍彌烈矣世道淪喪國事隨之覆轍相尋曾莫之悟是可不為之寒心乎哉雖然撫今追

昔反而内求吾黨亦當有分任其咎者矣盖小人之忌害君子也非必有深怨積恨誓不可竝生於天地間者也惟是平居立身制行殊途背馳不啻若薫蕕氷炭之不相入而所為君子其人者則又待之甚嚴絶之太過致若輩無地以自容又不幸吾黨之聲譽日隆交遊日衆一時標榜附和之子或未免名實乖違首尾横决遂未足以服若輩之心而適予以可攻可議之釁此同文黨錮之獄小人每悍然為之而畧無所顧也然則講學

一事顧可以終縻乎是盖有道矣方今
泰運方亨宇内壇席之盛蒸蒸蔚起嗚呼此誠斯道昌
明之一大機會也則願吾黨有志之士以嘿識為真脩
以篤行為至教勿口舌軋擊以矜能勿意見紛拏以長
傲尊賢容衆嘉善矜愚偕遊於大道為公之世而絶無
所為怙已凌人之弊開當世以雌黄我輩之端此則
國家化民移俗之至意而亦從古聖賢開物成務之極
功也操斯術也以往將講學二字永為千古美談東林

名勝直與天壤竝存可矣予生也晚嘗從先世遺書與聞梁谿之緒論茲幸逢是役之竣也為之盱衡往事不禁感慨係之因著為反躬刻責之言以自勉勵且為吾黨勸也吾黨其亦有以許之否是為記

賜金園記

張英

予以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二月請急於

朝為先大夫謀卯壠

天子念十年講幄之勞特降

手敕褒以敬慎勤勞賜以白金文綺甚渥予以賜金之半置墓田庋其半將以謀山林數畝之地為憇息樹藝之區避煩囂休晚暮誌恩澤也龍眠山去城郭五六里許巘巒層折谿壑深秀過石馬潭媦箏泉則益增水石

之勝疊嶂盤亙一徑而入中忽平衍田廬散布予二十年來欲卜居其中形於篇詠者數矣壬戌之歸此願益迫故人左子橘亭遂成予志畀以斯壤有池可漁有山可樵有田可以耕穫有圃可以藝植有堂可以燕息有松竹梅栗桃杏之屬可以資其蔭而攬其華爰因舊廬葺而新之堂向西山為西軒梅花下屋在堂之稍東為東軒別搆南軒北軒蓋夙昔有四軒之志今粗備其製則香山所謂具體而微也古屋素題石堦土壁無丹漆

之飾無臺榭之觀門且觸額徑不容軌獨其掩映於嘉樹美箭之中曲折於翠巘芳池之側平疇如繡村落環向皆憑軒檻可得而矚昔賀季真投老歸山陰賜以鑑湖一曲心艷其事而尚惜其去之晚也予遭逢恩遇出入禁闥為侍從親臣且得捧

天子之賜金歸而營優游燕閑之地以朝夕寢處其中雖自顧文采風流不足以髣髴昔人而揆其所遇豈得謂古今人不相及耶予齒未衰而多疾性畏喧耽寂經

歲之閑居城市者十之一二當風雨寒暑則掩關讀書時和氣暄則散步畦隴眺覽雲物延賞卉木衣粗茹淡識分知足期以終老於斯因以賜金名園濡筆而為之記所以誌

聖主之恩述良友之誼示子孫於不忘耳

賜遊西苑記

陳廷敬

康熙二十五年秋七月九日

上在西苑召左都御史臣廷敬侍郎臣乾學學士臣英侍讀學士臣士奇編脩臣杜訥

賜讌於苑中近侍導臣廷敬臣乾學入自勤政殿左門

殿門皆壯嚮闢以順時宣令

上親題額自警御以聽政事非猶夫避暑之宫追凉之

殿也葢雖

駐蹕所在未嘗一日不與羣臣相接見炎景仄而方食曙星在而求衣惟勤惟專由輔弼曁百司丞令之屬承寵問被清光亦無一日不得至於斯殿也自殿角趨南陟横廊徑小軒以西

上講藝論思游息深嚴之地稀有得至者軒裁廣一楹顏曰知稼出知稼軒踈籬草花被徑周阿蕭然有閭井林野之思迤西數武秋禾方畝望之如雲前有亭曰秋雲英士奇杜訥三臣者先在焉階而升鵠立以眺維北

之院曰豐澤維西之軒曰嘉穎自知稼至嘉穎蓋皆取諸農事為義或采椽斥題不斲不枅或白屋版扉不施黝丹無綺寮重廡文鏡鏤檻之飾盛矣哉堯之土階文王之枯柱大禹之菲薄衛文之節儉也后稷公劉之所樹藝而無逸豳風之所書載也臣顧諸臣而言曰於戲

上聖德至矣吾屬慶遭逢辱恩禮其何力之能報諸臣皆相與讚歎皇恐稽首即亭中秩坐時久雨新晴激波映空動植遂暢魚鳥欣悅頃之芳筵載列而臣等凌兢

震越就匕箸如不勝滋懼素餐食已中使就賜
御書及内製法瑯塗金香爐瓶合各一玉軸寶題雲章
爛然爐烟尚溫合有香實顧惟恩出非常心魂慙悸中
使既復
命臣等九叩首以謝既退竊自念曰古者人主推食加
籩或寵以翰製或錫以御飾器物所以勸勞能待賢彦
也臣田野窮賤才質璅微擢歷臺司日侍禁闥飫賜便
蕃歲時霑被未有寸尺裨補而

上意疊至如此此臣所捐糜難報之恩也已又念賢聖之君必恭儉勤民恭儉故親賢禮士勤民故重本興化而養賢及民維古志之臣嘗誦詩而通其義焉觧詩者言由庚人君調陰陽育品彙萬物得由其道也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崇卬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南山有臺樂得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宜也詩之更相互見明得賢所以養物也既天下無事澤及四海故次以蓼蕭湛露而燕賜之盛興焉以見夫得賢之效至此為極而

為天下之所歌樂矣故又終以菁菁者莪也此非賢聖之君其曷能之茲者

上恭儉勤民聖德之至巍巍無極不以臣等之非賢而過禮遇之如此則夫巖穴道德之士孰不思接迹王廷效忠竭智以策功名而顯當世哉此又臣之所深慶者也故竊附詩人之義既為詩五章以詠歌盛事又謹記之如此云

皇清文穎卷十八